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 第九卷

○張煌言 張煌言，字玄箸，寧波鄞縣人。崇禎壬午舉鄉試，時年二十二。雋邁自喜，常著絳衫。已聞寇勢迫，更刻意勤苦澹泊，求論兵事。乙酉五月，南京敗，與同郡錢肅樂、沈宸荃、馮元揚等倡義，奉魯王監國紹興，授翰林修撰，掌敕令。丙戌，師潰，歸別父母妻子，扈王石浦。明年，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。援吳勝兆於松江，龍颯覆舟，陷敵中七日。再戰黃岩，北軍射而圍之，以數騎突免，於是益習騎射。

又明年丁亥，移節上虞之平岡山，與王翊等犄角結寨。庚寅，以平岡兵授劉翼明、陳天樞，率親軍朝王舟山，屢請益兵當定關，辛卯，父艱訃至，晨夜痛哭。大清提督田雄、海道王天錫，以書來說，使解兵。煌言復書，不屈。其年，舟山破，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門。閩政自鄭氏出，煌言和謹調護，王賴以安。

王辰。監名振軍，過舟山，抵崇明沙，指金山，江淮響應。

癸巳，上洋山，再駐崇沙。冬，破崇明步騎萬餘於平洋。甲午，再入鎮江，觀兵儀真。夏，逼吳淞，戰捷，皆與名振俱。乙未，延平王朱成功，遣阮駿、陳六御與名振復舟山。台州守將馬信，舉城降，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。名振卒，信棄台州。明年丙申，舟山再破，煌言移軍秦川。時魯邸舊臣盡盡，而孤軍流寄窮島。鄭氏部曲陵暴，煌言惟御之以忠誠。阮美、陳文達爭餉地，為婉解曰：「大敵在前，何暇私鬥？」美軍有犯，輒曰：「我大臣，寧與麾下爭曲直？」獲內地邏諜，亦好語酒食遺之。

由是主客泯和，邊邊感悅，遺黎亡卒，多為耳目者。戊戌，大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以書陳說天命，曉諭利害，復之，略曰：「夫揣摩利鈍，指畫興衰，庸夫聽之，或為變色。而貞士則不然，所爭者天經地義，所圖者國恤家仇，所期待者豪傑事功，聖賢學問。故每甄雪自甘，膽新彌厲，而卒以成事。自古以來，何可勝計？若僕，於將略原非所長，祇以讀書和大義，痛恨災氛，左袒一呼，甲盾山立。區區之志以濟，則賴君靈；不濟，則全臣節。遂憑陵風濤，縱橫鋒鏑之下，迄今逾一紀矣。豈復以浮詞曲說，動其心哉？來書溫慎，故報數行。如斬使焚書，適足見吾意之不廣，僕亦不為也。」

煌言勸成功取南京，日與偏裨較射鹿頸頭，神氣勃厲。羅致中土名士，商度方略。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煌言。其年，奉桂王命以兵部尚書視師浙直，同成功北舉，復抵洋山，遇風碎舟，還。故廷佐等急招之，而煌言措置開廣。成功亦以是重之，謂其知江上形勢，使前驅。己亥六日，成功師至崇明，煌言議崇沙江海門戶，懸洲可守，宜先定之為老營，不聽。

大清於金焦間用鐵索橫江，夾岸置西洋大炮。煌言次浦口，風急流迅，且戰且卻，露香祝江神，遂鼓棹而入。詰旦，成功克瓜洲，欲取鎮江，慮南京援騎至。煌言議舟師先搗觀音門，則建業震動，自守不暇，何能分援他郡。即屬煌言西上，至儀真，吏民輿版圖迎進。次六合，聞成功已拔鎮江，即作書致五軍張英，謂兵尚神速，由若水道，遲拙非策。煌言已抵觀音門，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，身為殿。自浦口轉戰而前，七日掠江浦，入之。次日，成功抵七里洲，先所遣蕪湖諸將捷書至，蕪湖已降。成功趣煌言急趨蕪湖，以遏江楚之援，於是江南北相率來歸。太平、寧國、池州、徽州、廣德、及屬邑皆下；無為、和州、含山、舒城、廬江、高淳、巢遣吏請降。凡得府四，州三，縣二十四。

時煌言兵不滿萬，船不滿百，惟以先聲號召，大義感孚，騰書縉紳，馳檄守令，所過秋毫無犯。人謁先聖，坐明倫堂，長吏故官，或青衣待罪，或角巾抗禮，考察黜陟，如州牧行部事，父老望其衣冠，莫不流涕。江楚魯衛豪雄，多詣軍門，受約束，請歸馮旗相應。方部署諸軍，思直取九江，而南京敗書聞。

先是，瓜鎮既下，不出兵攻略旁邑，丹陽、句容皆虛無垠，蘇鬆援騎平行，陸走南京。成功師圍南京二旬，郎廷佐、哈哈木、管效忠等守益堅。煌言馳書成功，謂：「頓兵堅城，師老易生他變，宜分兵盡取畿輔諸郡；若金陵出援，可邀擊殲之。」

大兵盡出，再戰，成功大敗。煌言在寧國，得報，急返蕪湖。

思彈壓上游，與瓜鎮犄角。鎮江書生羅子木，亦勸成功乘敗，出不意，轉帆復西。成功遽退師，並棄瓜鎮，上游兵因遂潰。

太平守將首變志，煌言遣兵復取太平，斬其將。

大清軍水陸邀煌言，楚將羅八，戰艘數百，已渡安慶。煌言恐眾寡不敵，勒全軍指繁昌，欲以艤艦徑趨鄱陽，合召義旅，回旗再取四郡。進次銅陵，眾散，與麾下數百人至無為州。焚舟登岸，歷桐城黃金棚入霍山界，以書通於陽山賊帥褚良輔，求借屯，不納。移札東溪嶺，思走英山，為追騎所及。將士疲困，皆竄山谷。煌言突圍，得土人為導，乘月變服，夜行兩日，至高河埠，投逆旅。有徽豪金某、徐某，揣知煌言，入見，曰：「江上未解嚴，誰能為蘆中丈人者？」乃匿煌言於家。數日，由樅陽出江，渡黃溢，走徽嚴，山行道東陽、天台，以達海需。海濱人傳張兵部得生還，相與悲喜久之。

先是，羅子木在江中遮說，道路屬目，遂奉其父從大軍入閩。庚子，煌言收燼於浙，駐師林門，子木復奉父北行，至三山，父被執去，子木詣林門，以家國之難，慟哭告煌言邀成功再舉兵。煌言曰：「我力不獨克，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，徒以我素謹弱，為彼御定關，通中原音息，故不我圖，且彼無愛民之心，來亦正毒百姓，姑待之。」子木遂留事煌言。

及大清遷界，海上餉絕，佐煌言開屯南田。順治十八年辛丑，成功攻台灣，煌言以書力諫。是年，移軍沙埕。康熙元年，王寅，聞緬甸信欲復擁戴魯王，上啟言：「莽移漢祚，光武申興；丕廢山陽，照烈踐祚；懷愍北狩，晉元稱制；徽欽蒙塵，宋高繼立；以視今日，誰曰不然？顧島上勳貴，罔識春秋大義。

而臣實兵微將寡，餉匱援窮，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，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。所以中夜椎心淚盡，而繼之以血也。謹遣官齎獻膳銀，南望倉皇，罔知所措。」

時成功已入台灣，僭帝制。王在金門，不免飢寒。煌言以舊從歲時供億。又慮鄭氏見疑，十年未敢入覲。成功死，海上解散，煌言益不振。眾議入雞籠島，煌言謂：「偷生朝露，寧以一死立信。」卒不行。癸卯，王殂於金門。

甲辰，移營桃花山買米，舡為補陀僧所獲，降人孫執法引張杰兵襲煌言，遂被執。從者羅子木及守備葉雲、王發、侍童觀毓。七月十九日至寧波，方巾葛衣，轎而入，觀者如堵牆。

張杰舉酒屬煌言曰：「遲公久矣！」答曰：「父死不能葬，國亡不能救，死有餘罪。」常進功謂子木：「海上知我名否？」

子木曰：「但識張司馬，何知常進功？」他有問，大笑，不為語。至杭州，總督趙廷臣禮以上賓，聽故部曲來庭謁，司道府縣至者，但拱手，不起，列坐於側。士民路守者求視，煌言翰墨酬酢無虛日，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。有絕命詞曰：「我年四十五，恰逢九月七，大廈已不支，成仁萬事畢。」候卒致詞請坐，與子木同畢命。觀毓大聲曰：「我亦不跪者」雲，發面煌言跪。是日，驟雨晝晦，杭人知不知，皆慟哭。同郡萬斯大、仁和張文嘉與僧超直，葬之西湖南屏山。

夫人董，與嗣子先羈管杭州，防久而疏。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，曰：「母可借乎？我獨往，母必死。」敬拜力士而辭。

有勸煌言納媵者，曰：「吾妻子如是，何忍？倡義以來，未嘗一近女色。且死生成敗殊未料，多累何為？」馬信將陳木叔女奉煌言，謝曰：「忠臣之裔，不可以辱。吾義不再娶。」厚贈遣之。病不飲藥，大洋中能自運舵。每歎曰：「沿海膏脂盡矣！幸其出戰勝，則進取。否則一跳海中，畢吾事耳。」

嘗與葉振名論古今人物，曰：「紹興死節者多，吾慕之，清夜嘗愧之。」歷十九載，卒踐其言。故其經故里詩有：「蘇武管寧，求仁得仁。」句雲。

自煌言仗節，寧波士風振起，同時如諸生華夏、楊文瓚等，皆以死殉義，知名當世。子木名綸，嘗為書責成功，浙中傳之。

振名字介韜，以只雞，哭煌言於越王岑，其文累數千字。死於康熙壬戌，窮無子女，壽七十餘。有張司馬二客傳。

論曰：「王文成公有言：「死天下事易，成天下事難。」

此責成於可成之日，不以一死塞也。若以律文天祥、張世杰，豈其然哉？世傳己亥長江之役，有王午舉人方會試下第歸，對其家人如醒如嚙，咄咄仰天曰：「同年生作何等事，而我自顧爾乎？」信由斯言。煌言固死而不死，不成而真有成也。餘未得見先生，而曾讀《冰槎集》、《奇零草》，悲其志。又從介韜、翼明兩君，悉先生生平。乃鄉人尚有不為徐庶加之罪者。

於乎，九原可作，其何敢辭？

煌言，王午舉人，出山陰令吳淞錢世貴之門。朱夏夫，兆殷，曾受知於知府於穎。穎遷寧紹，台分守與煌言同謁穎，以意氣相許，談朝政得失，朝臣覆餗狀，不勝髮指。勸穎招技勇，備不虞。亡何，有東陽許都之變，事寧肄業駝峰。

十七年秋，至南京，交劉伏陽孔昭子永錫，見伯溫先生遺書秘記。

金陵不守，於穎移檄浙東，煌言來會，同盟於學宮，誓以死衛社稷。

至杭，候巡撫張秉貞議所立，上潞王璽綬。王長齋繡佛，無帝王氣概，大失望。煌言歸，別祖廟，聯絡紳士，痛哭於王之仁、張名振，散家財，俟大舉。田雄導大軍東下，潞王率文武降。閏六月七日，煌言合錢肅樂、沈宸荃、馮元揚、元揚全之仁、名振，舉兵寧波，移檄遠近。九日，孫熊舉兵姚江。十一日，鄭公子舉兵紹興。

先是，於穎命徐允升募兵金華，使夏夫募舡沿海。會內臣高起潛引所部五百餘，輜重數萬，自海道至白洋，夏夫留之不果。得其副將餘應元，都司王有功，守備孫勇等數十人，與遵謙約日舉事。

於穎駐兵西郭，使夏夫促遵謙出兵，曰：「公在驛候進發，今張慄、彭萬里已授首，事至此，寧可緩乎？杭城一葦，朝發夕至，何以處之？」遵謙以事未集，需後期。夏夫曰：「若爾，浙東魚肉矣！」於穎自率團練兵五百，道陸至西興。而夏夫水師由海道會，遂統應元等並鄉兵百餘、船百艘，薄暮抵錢塘。

值大軍半渡，邀擊，斬其前鋒六十餘級而退。於穎至，又調蕭山團練五百，配以中軍郎文明任朝晉、張弘兆，寧波義師亦來會，乃定守江之計。

於穎晉督師。丙戌，移屯三江，夏夫以護軍從。時大軍在前，內多悍將，眾歎，悲時事不支。煌言獨慷慨，必矢興復。

酒間歌嘯，義形詞色，侍者莫不髮指衝冠。迨五月，富春竊渡，士卒不戰而潰，於穎疾馳留方國安，王之仁固守，不可。煌言與張國維護魯王過曹江，歸別父母妻子，從駕石浦。越日，孫、熊、鄭三家繼至，聞於穎以船溺，微服去。魯王至舟山，黃斌卿曰：「臣受先帝命守舟山，主上猶的也。的所在，思射之矣。」乃幸補陀。夏夫同王有功、孫勇，間道歸。戊子，越中鄉兵復起，夏夫使魯恂至舟山，候定西，肅北二藩進止。煌言以定西護軍，同肅北護軍曹從龍，將軍黃朝先入三江。煌言復大會諸將於駝峰。亡何，二藩構隙，阮進護魯王至閩，曰：「迎定西至林臺。」曹從龍大掠而歸。煌言不得已，上會稽山，列營平岡，與王完勛、王虎等唇齒，以書招夏夫。會魯恂被胡錦首死獄中，不果行。庚寅夏，魯王至舟山，有旨召煌言歸山中，諸將以不相統攝，散亡。

辛卯，吳淞定關分道入海，煌言同定西護魯王親行先退大軍於崇明。以阮進守大泥灣，劉世勛守舟山。陳錦、田雄覬知精兵北去，乘霧而出，進不之覺。及至接戰，倉卒擲火球，遇桅，反擊自焚。下水被擒，輿之以說城中。進至，言煌言等已大捷，且夕凱旋，令城中死守。被圍十日，炮火俱盡，定西中軍金允彥逾城降，具告虛實，遂百道攻城。夜分，星隕如雨，九月二日，城遂破。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，定西聞報急返，至，火燒門，止隔兩潮，無及。遂護魯王入閩。

明年春，討舟山，守將巴臣興降。乘勝入長江，煌言同英義將軍阮駿，先登陷陣，崇明、鎮江二戰，俱捷。為文望祭孝陵，二軍縞素，哭聲雷震徹城中。會以閩師被撤，無援而退。

大軍以巨艦鐵鎖橫金山遏之，大戰，沈舟截鎖而出。是役也，以少擊眾，士氣百倍。明年，復統師入江，江北豪傑聚眾來歸者接踵。適諜者聞於鄭，撤回閩，來歸者俱慟哭，別事遂不可為矣。及至，與鄭極陳利害，諜不可信，和不可從，鄭踴之。

乃再引兵北上，駐舟山以圖恢復。密檄四出招徠，人必響應。

乙未，馬信以台州降。值定西以卒，信聞訃，大慟以煌言在罽，挾陳木叔女奉之，曰：「忠臣之裔，不可以辱。且室人董為我陷獄，義不再娶。」厚贈而遣之。葬定西舟山之沈家臺，由是權歸陳六御，而將士解體。

煌言屯鹿頸頭，以書招夏夫，田臨山航海至，咨以軍旅宜帥出海。八月二十四日，大戰於蛟臺。阮駿恃勇輕敵，陷陣失水，自辰至未，大軍番休疊戰，遂不支，並喪劉永錫、張晉爵、陳六御、張弘德降，顧忠王有才，舟山復破。夏夫從煌言，至沙堤而還。

### ◎葉羅二客傳

越有志節士曰葉振名，字介韜，山陰湖塘裡人。小方迂，行六，人呼六腐氣。獨喜自負，家貧，居壞室，敝帷結席，不能拒蠅蚋。旁一土爐，嘗冷不燃，欲幾朽，雜疊爛編數本。目不遠矚，行持一短檝，藉鄰火煨柏葉代茗。餽餅啖客，不廢酒，客不飲則自盡之。外扉黏心喪謝客，實無喪也。柱上署聯，大約以死為樂，擇死之最首者迅雷。事親孝，母吳垂革時，泣曰：「使名終身困窮可也，否則此心之痛何如耶！」嘗娶婦，婦逝即不續。過人即索酒，取架上書遍讀，讀竟輒哭。能古文，謂自周秦至今，不八九家，而自詡充其數。書法解學士，前無古人，已書足紹之。冠道士冠，行道上穆穆如無人。

張煌言屯鹿頸頭，渡海訪之。煌言曰：「比年無一端人至，君來，吾輩其有興乎？」攜之觀射，酌以大觥，因歎息人才難得，振名謂煌言，取人當以守為尚。煌言曰：「軍中須才智，不須道學，道學何與兵事？」振名曰：「患道學不真耳。」

真道學必善用兵。且昔烈皇帝尚才，劉子尚守。其後國破君亡，未見才者之效。諸殉難者，悉有守清節士，豈非明鑒？」時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，左右或緣奸偽，故語及之。煌言作留侯李陵論，譏切時輩。又欲作陶潛論，以斥逍遙泉石，無意當世者。

振名曰：「人心胥溺，幸二三遺民，高尚其事，留此面目。公論出，無乃激使往乎？」乃止。

己亥夏，候煌言金堂，陳三策，大約欲暴延平之罪，擒斬之奪其兵，以圖興復。言多闕迂，不可行。其秋，師潰安廬，島上未得煌言消息。符文煥遣官延請振名，暫護視師之署，振名至，會煌言返，晤於鹿頸。辛丑正月，又謁煌言林門，至秋而歸。

其後鄭氏東入台灣，煌言竟被執，死杭州。振名持只雞黍酒，獨登越王嶺哭祭，為文六千五百餘言。時京口羅子木，隨侍煌言，同殉節。君為作《行略》。振名官翰林修撰，兼兵科給事中。生萬曆戊午，卒年六十有八，無子，友人王某為之殮葬。

羅綸字子木，鎮江丹徒人，或曰應天溧陽人。性尚義，家貧，授徒蘇州。一日，讀史可法安攘疏，大慟不止。延平王朱成功師度金焦，亟往觀變。謁張煌言於儀真，一見器之，命草檄諭江南北。煌言欲留之。子木曰：「親在，未敢許人也。」

族叔羅蘊章，時為成功左鎮，乃入其營。不數日，成功東奔，子木在金山，猶疑陽敗。已，望見大宗過焦山，乃乘小艇徑奔成功船，大呼曰：「我羅總兵姪也。」超登曰：「公何以費十年之力，辜天下望？」成功不答。子木大慟曰：「公兵勢尚強，奈何以小衄挫志？彼戰勝而惰，轉帆復進，南都必破。失此事機，後欲再振，其可得乎？」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。成功默然，竟令左右扶去。

乃急入鎮江，扶父隨蘊章至溫州，尋到廈門中所。知成功不可恃，復奉父北行，至三山，父被執去，慟哭。詣林門叩煌言，告難，請邀成功北出。煌言曰：「彼力憊而神耗，不來也。」子木曰：「小子以書請，何如？」煌言曰：「可。」遂自作書奉成功，不報。

在煌言帳中，遇事直言，左右皆忌之。會遷界，禁下餉絕，佐煌言開屯南田。甲辰，煌言移桃花山，賓佐多散，子木朝夕敬護，不去左右。已同被執，入定關，常進功款宴，問子木曰：「海上知我名否？」曰：「但識張司馬，何知常進功？」他有問，大笑，不為語。至杭城會議府，不跪，次煌言席地坐。

煌言與總督趙廷臣語次往復，子木抗聲曰：「公先後死耳！何必與若輩絮語？」煌言初欲絕食，子木笑曰：「大丈夫死忠，任其處置可也。」飲啖如平時。九月七日，死於弼教坊。

論曰：張公恭以禮士，士不憚險阻歸之。然所得客，獨葉羅二人為最。羅之從死，天下業見之矣。葉先生無日不以死自處者，偶不死也。餘三過先生湖塘，被其容接，出濁醪酌。語及興亡之際，言隱而慮深，同坐者不知也。朝議方事台灣，先生輒上姚督書，勸其緩攻。事雖不行，然於故國之義，亦已盡矣。附舟人遙示書稿，署其函曰「葉六腐氣」受而展之，滔滔萬言，不可窮竭，其意氣之盛，固與羅生同其壯哉！